

第五回 世情母勸嬌兒改節 貞心女勵良婿讀書

詞曰：

母心何劣，逼女傷名節。不道梅花貞潔，偏要耐冰霜雪。相逢細說，總是同衾共穴。此意皎如日月，誰怕世情冷熱。

右調《少年游》

話說廉清離了幸府，寧夫人曉得，便滿心歡喜，但願他有去無來，便打點要與小姐商量，卻又一時不便。過了些時，正值春光明媚，萬物鮮妍，便帶了幾個丫鬟到萬卉園來。到了園中，因著丫頭報知小姐。小姐見報，忙出來迎接，到花萼樓上，拜見過，說道：「連日孩兒因貪刺繡，不曾問候母親。不意母親忽有興到此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我原是還不來，因見此春天百花開放，又值偶閒，欲與我兒同到各處去遊賞遊賞，以作一日之樂，庶不負人生富貴。」小姐道：「母親偷閒取樂，正宜如此。孩兒願隨。」

說罷，母女便同下樓來。侍女跟隨，到各處去遊玩。僕婦聞知，早一處處俱備下茶果食物。夫人同小姐到一處，就有一處的供給。夫人、小姐略坐坐，又往別處去了。

游了半晌，夫人道：「百花開時，誰人不看，誰人不賞。貴乎留題，方成佳話。我想古人多才，定然如此。我兒久讀詩書，可將古人賞鑒事跡，對我說說也好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若指花而說，只說孩兒言出成心。請母親隨便指來容孩兒說吧。」夫人聽了便走向花陰，指著一枝紅梅道：「此花有何出處？」小姐道：「曾記得古詩云：『春半花終發，多應不耐寒。此人初來識，指作杏花看。』」夫人又指著桃花。小姐道：「桃花一簇開無主，可愛深紅間淺紅。」夫人又指著蘭蕙。小姐道：「幽居種蘭蕙，歲寒久當知。」夫人道：「花即有人題詩，這竹亦有詩麼？」小姐道：「竹怎麼沒有？詩云：『開門風竹動，疑是故人來。』」又行到池沼邊，夫人指著池中水萍道：「此亦有詩麼？」小姐道：「也有。詩云『晚來風約半池萍。』」因同上亭來。

夫人遣去侍女，因對小姐說道：「我兒論花可謂博古通今，足稱才女。只不知可能論人麼？」小姐道：「人具陰陽，各秉天地之秀氣。男子賢則為忠、為良；愚則為奸、為佞。女子賢為貞、為節；愚為蕩、為淫。然則皆在人為，又不可一概而論。」夫人道：「我看這些花草，種植園亭，得人灌溉，方才花發芬香，邀人寓目。設若栽之郊外，置之糞廁之旁，雖有芬芳，亦將棄之、擲之，孰得而賞之。今我兒論人賢愚不同，賢則人欽，愚則人賤，確然是矣。我為母的，許多心事，向來見妳年幼，恐不明大道，故含忍而不言。妳今既如此精明，我只得細細與妳說知。妳今盈盈十三，生長朱門，已非凡品。何況賦此姿容，就如嬌花異卉一般，宜乎貯之金屋，配之玉堂，方不辜負。若與腐草同根，飛蓬接葉，豈不令人恨死。我今所恨者，是妳父當初一時不明，收留了廉清來家，又許他結親。還只說他讀書長進，故我向來不言。不期他如今一竅不通，竟成了呆子。若真將妳配他，豈不是以鸞鳳配與山雞了。這苦哪裡去說，這冤哪裡去申。我如今細細想來，他又不曾遣媒說合，我又不曾受他半絲一線，只不過妳父親隨口之言，怎當得實據。妳一個尚書小姐，又生得千嬌百媚，怕沒有富貴公子來求，怎肯守此空盟，失身匪類。何不另擇卿相豪門，招個風流貴婿，方才遂我心願。此乃為母的一片苦心，妳萬萬不可逆我。」

昭華小姐忽聽了這番說話，直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夫人因又說道：「我兒不必沉吟，此事我籌之熟矣。」昭華小姐驚定，方說道：「母親之言，雖為孩兒深思遠慮，但念孩兒雖受胎母腹，無奈生性卻與母親有幾分不類。不期又蒙父母教訓，自幼我讀了許多聖賢之書，一發將性子造成一塊鐵石。只認得女子從一而終，生死不易。至於愛富嫌貧，這些世情醜態，皆兒所最鄙。母親所說廉郎，雖無雁幣盈門，斧柯奔走，然嚴嚴父命，皎皎盟言，豈不重於斧柯雁幣。況廉郎又與孩兒久同筆硯，只因婚好，不避嫌疑，屢屢見面相親。若遵母親之命，中途改節，不獨敗壞綱常，而回想從前，日與廉郎一個路人言笑，可謂無恥矣。此言兒實不願聞，望母親體諒。」

夫人聽了，拂然道：「孩兒小小年紀，只曉得讀幾句死書，卻不知誤了終身大事。妳想，人生在世，圖些什麼。只不過受享些風花雪月。就是貧家女子，也指望仰攀富貴，何況妳貴為八座之女，嬌如三月之花。我做娘的憐妳，風吹尚且肉痛，豈忍將妳嫁到貧賤人家，操井臼，作駑駘之婦，事貧賤之姑。一向還望廉清上進，今廉清不才不肖，眾所共知，尚將何望？孩兒萬萬不可錯了主意，貽誤終身。」

昭華小姐道：「黃雀從來不知鴻鵠。廉清肖與不肖，才與不才，父親未必不識。縱使終身貧賤，孩兒與他既結絲蘿，亦是孩兒命該如此，只得安命由天。母親不必過為憂慮。」夫人見她分辯不從，便悶悶不悅。因暗想道：「我若再說幾句，就不妙了。莫若且順她，使她放心。況且權柄在我，豈得由她做主。」遂轉過嘴來說道：「我兒既是心願，我也不好十分強妳。」於是母女歡然。在園中樂了一日。到晚，昭華小姐方送母親歸房不題。正是：

謾言一氣自相通，母子賢愚大不同。

鑿柄方圓難得入，一番清話又成空。

卻說廉清，自到了西來庵中，無拘無束，不勝快活，何嘗坐在房中讀書作文。日間只去撮弄幾個戲法哄騙鄉人。這些鄉人見了個個稱奇，便你邀我請，要他搬弄，因而留酒備飯請他。廉清習以為常，竟無一日清閒。也有人笑他的，笑他是幸尚書的女婿不長進，趕出來騙人酒食。也有人愛他的，說他是個俊放之才，不拘小節。廉清總不放在心上，只到了夜間回來，鼾乎沉睡。遇了大風大雨不能出門，方將些書史亂揭，顛頭播腦一番。略有倦意，便丟開去睡了。

這密雲和尚見他如此行徑，心甚疑惑，卻又不敢說他。一日偶對廉清說道：「貧僧聞士子讀書，埋首青燈，不知寒暑，方能進步。今相公來此半年，在家坐無片刻，只得風雨之夕，方才展看，卻又不聞書聲朗朗。貧僧不知相公是何讀法，乞道其詳，莫負了幸老爺之念。」廉清笑道：「這種道理非爾所知也。」密雲便不好再問。

廉清這番舉動，雖在庵中，與家隔遠，不料幸家家人小廝，早已探知，俱細細報與夫人。夫人聽了正中其懷，不勝歡喜。因叫了丫頭使女張揚傳說，要使小姐聞知，灰心動念。

不多時果被秋萼竊知，報到小姐耳朵中來。小姐聽了，甚是不悅。因暗暗沉吟思想，私對秋萼說道：「我看廉郎懷才飽學，雖如癡似顛，卻不是個無心之人。所以為此者，因見人不知他，故此放蕩，以混人之耳目，以觀人之醜態。此固與他不得意於世故也。」

然非美德也，未免傷金玉之品。廉清少年，不幸墮此。為今之際，須得一個知己之人，細細規諫他一番，使他感悟方得挽回。若不然，而聽其狂為，倘憤怒動心，狂顛不已，漸漸流入於無忌憚，豈不可惜，則將奈何？」秋萼道：「小姐所說實實有理。但廉相公自小便到府中，獨往獨來，除了老爺、小姐，哪裡更有知己。小姐既不放心，何不悄悄著人請了他來，小姐親自勸他一番，使他改過也好。現今夫人改變，是是非非；若只管如此，一發心腸冷了。」小姐道：「請他來說明此意固好，但家中上下，俱是迎合主母之人，有誰可托？即使廉清請來，嫌疑之際，亦不能見面。只好空作此想罷了。」商量無計，只得丟下。

忽一日，秋萼在夫人房中回到樓上，笑嘻嘻對小姐說道：「要見廉相公，今有期矣。」小姐忙問道：「怎麼有期？」秋萼道：「小姐想是忘記了，後日是夫人的壽日。廉相公自然要來拜壽。等他來時，待我取個巧，請他到園中來見小姐。小姐細細勸慰他一番，他自然悔悟，也免得終日記掛。」小姐聽了歡喜道：「這倒也好。我一時未曾思量及此，虧妳虧妳。」二人暗暗商量不題。

卻說夫人過生日，這一日合家都要拜壽，是往常規矩。幸尚書早已著人治酒，與夫人上壽。因叫了家人請了廉相公來。不一時廉清走到，遂同著公子共拜夫人。夫人忽見了廉清，滿心不悅。只因幸尚書同在面前，不便發作。廉清拜完，見丈母顏色不善，便要辭出。

卻被幸公子一把拖住不放，同到書房中了，見了逢寅坐著說話。到了下午，幸公子因廳上有事去了，廉清獨在書房中，坐得氣悶，便辭了先生走出書房。想道：「人俱冷落待我，我在此無味，欲見小姐，料想不能，倒不如回去尋人做戲法換酒吃吧。」

剛跨出書房門，只見使女秋萼立在小門將手亂招。廉清看見，不勝驚訝，只得走近門口問道：「妳一家人恨不得逐我，妳為何還肯見招？」秋萼笑道：「賢者賢，愚者愚，焉可一例看人。我奉小姐之命，特請相公到園中相見，快同我去，勿使外人看見。」廉清聽見小姐相請，又驚又喜，便隨定秋萼逶迤走入園中。

早見昭華小姐獨自一個立在石上等候。見廉清走到，連忙斂衽相見。兩人見罷，遂同坐在石上。小姐便先說道：「小妹自別郎君，深處香閣，謹遵父命，無日不念婚好之盟，無時不念同窗之雅。但因齒發有待，故爾遲遲。又緣兩大生嫌，不能親近，未免此懷不暢。今喜俱各長成，結縭有日，望郎君早占龍頭，以諧鳳卜。不意郎君一味持才，無人入眼，竟不以小妹為念，功名存心，惟任性不羈，縱情狂放。致使人情籍籍，內外參差。絳帳之妻菲日生，萱幃之慈恩欲變。使郎棄東牀之密邇，坐蕭寺之生疏。情已不堪，理宜發奮。郎君奈何隨地往還，逢人醉飽。其去墻間，不知有幾。良人自污於此，小妹之終身卻將誰望。百思不解，午夜躊躇。故乘隙邀君一面，以決中疑。妹心已盡剖於斯，望郎勿諱，須直傾肝膽。」

廉清聽了，直喜得眼躍眉揚，滿心鬆快。忙立起身來，向小姐深深一揖道：「原來小姐在我廉清身上，費如此之深心，懷如此之深慮，用如此之深情，設如此之深想。真可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也。奈何我廉清愚昧，竟坐不知。只道小姐生於富貴，長於繁華，性必傲而心必驕，未必肯死念寒盟而不移於如簧之巧舌。五內彷徨、寸衷攪亂。每一思來，不禁癡去。此願望之所由了也。再加惡言觸耳，惡語攻心，許多世態，時時到眼。欲認為真而漫罵之，則恐傷天地之高厚；欲認為假而忍受之，則滿腔憤氣又不能平。故不得已借酒消憂，托顏寄傲，聊以嬉笑怒罵為文章，自苦自樂，尚不自知，又何惜乎人言？若早知小姐一片深情，有如潭水，萬千深想，不啻蠶絲，堅定深心，過於鐵石，相憐深念，何異春風。則雖置我廉清於死，亦含笑受之矣，焉敢自廢而逞如狂之故態耶。」

小姐道：「英雄受屈，不肯低眉，此古今之常也。小妹非不知。但郎君乃少年英物，如錐處囊中，當思脫穎，非駑駘伏櫪比也。若因一日之牢騷，便行吟澤畔，效厭世之悲歌，縱不損才，也會廢學，豈有志之所為。何不潛心經史，以圖一奮。」廉清道：「小姐規箴至此，愛我實深。愚兄豈不自愛。所以為此者，不過韜光斂彩，以示不測。至於經綸之學，不瞞小姐說，愚兄久已蘊之胸中，取功名如拾芥耳。斷不辱小姐之命。小姐但須放心。」

小姐聽了暗暗歡喜，因又說道：「郎君若無鯁翅，小妹也不敢勸駕圖南。但思郎君既懷至寶，前話不同兄暫游泮水，以露一斑。為何落落迷幫，轉資物儀。」廉清道：「小姐有所不知。亦步亦趨，何分驥足？洞穿七丸，方顯良弓。一領青衿，人視為榮，愚兄實羞取以為枋榆之詡。秋風不遠幸賢妹拭目待之。」小姐聽了大喜道：「郎君大志，小妹管窺。幸無見哂。」

二人表明心跡，彼此歡然。廉清因復坐下，細視小姐說道：「記得同窗時，朝攜手，夕並肩，花開共賞，鳥語同聽，無一日不相將言笑。只恨彼時。兩兩孩提，無知無識，習以為常，竟不知為人生至樂之境。誰知一別三秋，堂分內外，牆隔東西，重想片言，再思一笑，便長望明河，不可得矣。思量及此，往往自失，惟癡想婚盟，聊以自慰。此時癡想者，還是閨中荳蔻，早已入夢情深。及昨簾前見面，忽驚天上瓊瑤，怎禁相看魂蕩。論起來，紅絲已定，人盡道我廉清終身之福。今想來，白眼無情，我還怕轉是我廉清一旦之憂。不知賢妹何以教我？」

廉清雖口中慷慨而言，早不絕聲色淒然，眼中將落下淚來。小姐看見，忙驚說道：「郎君何多情若此耶。小妹與郎君婚既有盟，則小妹之妍媸好醜，總屬於君。有何『昔』，又有何『今』愧非淑女，胡雲有福？已牽蘿菟，又何所憂？小妹不解也。郎君既與小妹解憂，幸為小妹先道破懷憂之故。」

廉清道：「懷憂之故，非一言可盡。且請問，小姐之身既曰妍媸好醜總屬於我，為何小姐秘之深閨，愚兄又逐之蕭寺耶？」小姐道：「秣駒秣馬，雖說殷殷。宜室宜家豈容草草。郎君與小妹隔別者，有待耳。」

廉清聽了復又淒然道：「我廉清所憂者，正憂此有待耳。」小姐微笑道：「郎君此言大差矣。若以有待為可憂，終不然轉以不有待為可喜耶？」

廉清復含淒道：「小姐既推求到此，則我之所憂不得不直說了。凡婚姻有待者，富與貴相合，貧與賤相宜。故父母無二心也。若小姐與我廉清，則一貧一富，一貴一賤，原非一體。惟岳父大人具天地之心，懸日月之眼，拔識我廉清於牝牡驪黃之外，故得僥倖而暫稱玉潤。然而終為鴉鳳，是以難安世論。故岳母以廉清為不肖，屢欲寒盟，每加鄙薄。兼之左右生讒，內外交訐，東牀一座，直如危卵矣。今廉清現守東牆，早視蕭郎如陌路。設一旦行役功名，日離日遠，則誰肯守空盟而始終無間也。今雖得小姐垂憐，締結之情，尚留一線。但恐奸人生釁，母命難違，柔弱花枝，不能自主，則將奈何。豈不令同窗之相親相傍、與今之相愛相憐，俱成畫餅耶。小姐所云有待，不識此時之際還有待耶，抑無待耶？此我廉清所以憂也。」

小姐聽了愕然不悅，道：「郎君是何言也，小妹與郎君既同此盟，則當同此心。既同此心，則當同此知。何小妹知郎君，而郎君不知小妹耶。小妹雖嬌難舉箸，弱不勝衣，然賴讀詩書，竊聞道義，縱不能全窺女範，而節之一字，亦已講之有素矣。焉肯失三從之命。即使母命不卒，別有後言。須知母但能生兒，卻不能制兒之不死。何況同窗數載，未免有情。今日相邀一面，又情之所鍾。前盟既如彼，今情又如此，設不幸倘威勢相加，則雖刀鋸在前、鼎鑊在後，亦謹守此心，惟郎君自從矣。郎君其無憂之。」

因解下腰間佩環，贈與廉清道：「此玉環，小妹日夕所弄，乞郎君佩之。郎君佩環，即如小妹之在左右，務使團圓，以徵誠信。」廉清見小姐侃侃矢志，又贈玉環，殷殷哀情，不勝大喜。忙雙手接了，緊束腰間，又深深一揖：「此情此德，終身不忘。今愧無瓊瑤之報，只合異日以鳳冠償恩可也。」小姐聽了甚喜，因信口長吟道：

三年一會面，
廉清忙接吟道：
會面尚相思。
小姐又吟道：
且喜心無變，
廉清又接吟道：
還憂事莫知。
小姐又吟道：
失節地不載，
廉清又接吟道：
負心天厭之。
小姐收吟道：
登山俱不願，
廉清因結道：
願如同學時。

二人連吟罷，猶留連不已。秋萼恐有人來，因說道：「你二人心跡，既已講明，速宜迴避。恐被人窺，又添口舌。」再三催促，廉清無奈，只得放了小姐之手，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已縮同心結，翻如鑽穴窺。
匆匆言不盡，哪得不傷悲。

廉清悄悄出園，走到廳上坐了一會，見沒人瞅睬，便出門一逕回庵。深喜與小姐面訂了終身，因將玉環賞玩，牢守堅藏。又思小姐囑咐之言，自此足不出門收回放心。

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。廉清此時十五歲了。這年正值鄉試，幸天寵與逢寅借尚書之力俱有了科舉，幸尚書便打點要親送到省，擇日起身。

廉清訪知，便來見幸尚書道：「聞得賢舅到省鄉試，小婿意欲相陪一往，觀觀上國之光，望大人攜帶。」逢寅聽了笑道：「鄉試考場中並無童生入試之理，又何苦往來跋涉，未免多事。還是不去的為安。」幸尚書道：「童生雖不入試，帶他去看看規模，也可鼓勵其後。」遂著人到庵，將廉清行李取回。過了數日，便一齊下船，四人同行。不止一日到了省中，尋寓安歇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有無不啻猜枚，得失渾如塞馬。